

天龍八部

金庸



第五卷（下册）

第五卷（下冊）

天龍八部
金庸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四十六 洒罢问君三语

巴天石、朱丹臣等次晨起身，不见了段誉，到王语嫣房门口叫了几声，不闻答应，见房门虚掩，敲了几下，便即推开，房中空空无人。巴朱二人连声叫苦。朱丹臣道：“咱们这位小王子便和王爷一模一样，到处留情，定然和王姑娘半夜里偷偷溜掉，不知去向。”巴天石点头道：“小王子风流潇洒，是个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物。他钟情于王姑娘，那是有目共睹之事，要他做西夏驸马……唉，这个小王子不大听话，当年皇上和王爷要他练武，他说什么也不练，逼得急了，就一走了之。”朱丹臣道：“咱们只有分头去追，苦苦相劝。”巴天石双手一摊，唯有苦笑。

朱丹臣又道：“巴兄，想当年王爷命小弟出来追赶小王子，好容易找到了，那知道小王子……”说道这里，放低声音道：“小王子迷上了这位木婉清姑娘，两个人竟半夜里偷偷溜将出去，总算小弟运气不错，早就守在前面道上，这才能交差。”巴天石一拍大腿，说道：“唉，朱贤弟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你既曾有此经历，怎地又来重蹈覆辙？咱哥儿俩该当轮班守夜，紧紧看住他才是啊。”朱丹臣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我只道他瞧在萧大侠与虚竹先生义气的份上，总不会撒手便走，那知道……那知道他……”下面这“重色轻友”四个字的评语，一来以下犯上，不便出口，二来段誉和

他交情甚好，却也不忍出口。

两人无法可施，只得去告知萧峰和虚竹。各人分头出去找寻，整整找了一天，半点头绪也无。

傍晚时分，众人聚在段誉的空房之中纷纷议论。正发愁间，西夏国礼部一位主事来到宾馆，会见巴天石，说道次日八月十五晚上，皇上在西华宫设宴，款待各地前来求亲的佳客，请大理国段王子务必光临。巴天石有苦难言，只得唯唯称是。

那主事受过巴天石的贿赂，神态间十分亲热，告辞之时，巴天石送到门口，那主事附耳悄悄说道：“巴司空，我透个消息给你。明儿晚皇上赐宴，席上便要审察各位佳客的才貌举止，宴会之后，说不定还有什么射箭比武之类的玩意儿，让各位佳客一比高下。到底谁做驸马，得配我们的公主娘娘，这是一个大关键。段王子可须小心在意了。”巴天石作揖称谢，从袖中又取出一大锭黄金，塞在他手里。

巴天石回入宾馆，将情由向众人说了，叹道：“镇南王千叮万嘱，务必要小王子将公主娶了回去，咱兄弟俩有亏职守，实在是无面目去见王爷了。”

竹剑突然抿嘴一笑，说道：“巴老爷，小婢子说一句话成不成？”巴天石道：“姊姊请说。”竹剑笑道：“段公子的父王要他娶西夏公主，只不过是想结这头亲事。西夏、大理成为婚姻之国，互相有个照应，是不是？”巴天石道：“不错。”菊剑道：“至于这位西夏公主是美如西施，还是丑胜无盐，这位做公公的段王爷，却也不放在心上了，是么？”巴天石道：“人家公主之尊，就算没有沉鱼落雁之容，中人之姿总是有的。”梅剑道：“我们姊妹倒有一个主意，只要能把公主娶到大理，是否能及时找到段公子，倒也

无关大局。”兰剑笑道：“段公子和王姑娘在江湖上玩厌了，过得一年半载，两年三年，终究会回大理去，那时再和公主洞房花烛，也自不迟。”

巴天石和朱丹臣又惊又喜，齐声道：“小王子不在，怎么又能把西夏公主娶回大理？四位姑娘有此妙计，愿闻其详。”

梅剑道：“这位木姑娘穿上了男装，扮成一位俊书生，岂不比段公子美得多了？请她去赴明日之宴，席上便有千百位少年英雄，哪一个有她这般英俊潇洒？”兰剑道：“木姑娘是段公子的亲妹子，代哥哥去娶了个嫂子，替国家立下大功，讨得爹爹的欢心，岂不是一举数得？”竹剑道：“木姑娘挑上了驸马，拜堂成亲总还有若干时日，那时想来该可找到段公子了。”菊剑道：“就算那时段公子仍不现身，木姑娘代他拜堂，却又如何？”说着伸手按住了嘴巴，四姊妹一齐吃吃笑了起来。

四人一般的心思，一般的口音，四人说话，实和一人说话没有分别。

巴朱二人面面相觑，均觉这计策过于大胆，若被西夏国瞧破，亲家结不成，反而成了冤家，西夏皇帝要是一怒发兵，这祸可就闯得大了。

梅剑猜中两人心思，说道：“其实段公子有萧大侠这位义兄，本来无须拉拢西夏，只不过镇南王有命，不得不从罢了。当真万一有什么变故，萧大侠是大辽南院大王，手握雄兵数十万，只须居间说几句好话，便能阻止西夏向大理寻衅生事。”

萧峰微微一笑，点了点头。

巴天石是大理国司空，执掌政事，萧峰能作为大理国的

强援，此节他自早在算中，只是自己不便提出，见梅剑说了这番话后，萧峰这么一点头，便知此事已稳若泰山，最多求亲不成，于国家却决无大患，寻想：“这四个小姑娘的计谋，似乎直如儿戏，但除此之外，却也更无良策，只不知木姑娘是否肯冒这个险？”说道：“四位姑娘此议确是妙计，但行事之际实在太过凶险，万一露出破绽，木姑娘有被擒之虞。何况天下才俊云集，木姑娘人品自是一等一的了，但如较量武功，要技压群雄，却是难有把握。”

众人的眼光都望向木婉清，要瞧她是作何主意。

木婉清道：“巴司空，你也不用激我，我这个哥哥，我这个哥哥……”说了两句“我这个哥哥”，突然眼泪夺眶而出，想到段誉和王语嫣私下离去，便如当年和自己深夜携手同行一般，倘若他不是自己兄长，料想他亦不会变心，如今他和旁人卿卿我我，快活犹似神仙，自己却在这里冷冷清清，大理国臣工反而要自己代他娶妻。她想到悲愤处，倏地一伸手，掀翻了面前的桌子，登时茶壶、茶杯，乒乒乓乓的碎成一地，一跃而起，出了房门。

众人相顾愕然，都觉十分扫兴。巴天石歉然道：“这是我的不是了，倘若善言以求，木姑娘最多不过不答允，可是我出言相激，这却惹得她生气了。”朱丹臣摇头道：“木姑娘生气，决不是为了巴兄这几句话，那是另有原因的。唉，一言难尽！”

次日众人又分头去寻访段誉，但见街市之上，服饰锦绣的少年子弟穿插来去，料想大半是要去赴皇宫中秋之宴的，偶而也见到有人相骂殴斗，看来吐蕃国的众武士还在尽力为小王子清除敌手。至于段誉和王语嫣，自然影踪不见。

傍晚时分，众人先后回到宾馆。萧峰道：“三弟既已离

去，咱们大家也都走了罢，不管是谁做驸马，都跟咱们毫不相干。”巴天石道：“萧大侠说的是，咱们免得见到旁人做了驸马，心中有气。”

钟灵忽道：“朱先生，你娶了妻子没有？段公子不愿做驸马，你为什么不去做？你娶了西夏公主，不也有助于大理么？”朱丹臣笑道：“姑娘取笑了，晚生早已有妻有妾，有儿有女。”钟灵伸了伸舌头。朱丹臣又道：“可惜姑娘的相貌太娇，脸上又有酒窝，不像男子，否则由你出马，替你哥哥去娶西夏公主……”钟灵道：“什么？替我哥哥？”朱丹臣知道失言，心想：“你是镇南王的私生女儿，此事未曾公开，不便乱说。”忙道：“我说是替小王子办成这件大事……”

忽听得门外一人道：“巴司空，朱先生，咱们这就去了罢？”门帘一掀，进来一个英气勃勃的俊雅少年，正是穿了书生衣巾的木婉清。

众人又惊又喜，都道：“怎么？木姑娘肯去了？”木婉清道：“在下姓段名誉，乃大理国镇南王世子，诸位言语之间，可得检点一二。”声音清朗，虽然雌音难免，但少年人语音尖锐，亦不足为奇。众人见她学得甚像，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
原来木婉清发了一阵脾气，回到房中哭了一场，左思右想，觉得得罪了这许多人，很是过意不去，再觉冒充段誉去娶西夏公主，此事倒也好玩得紧，内心又隐隐觉得：“你想和王姑娘双宿双飞，过快活日子，我偏偏跟你娶一个公主娘娘来，镇日价打打闹闹，教你多些烦恼。”又忆及初进大理城时，段誉的父母为了醋海兴波，相见时异常尴尬，段誉若有一个明媒正娶的公主娘娘作正室，王语嫣便做不成他的夫

人，自己不能嫁给段誉，那是无法可想，可也不能让这个娇滴滴的王姑娘快快活活的做他妻子。她越想越得意，便挺身而出，愿去冒充段誉。

巴天石等精神一振，忙即筹备诸事。巴天石心想，那礼部侍郎来过宾馆，曾见过段誉，于是取过三百两黄金，要朱丹臣送去给陶侍郎。本来礼物已经送过，这是特别加赠，吩咐朱丹臣什么话都不必提，待会这陶侍郎倘若见到什么破绽，自会心照不宣，三百两黄金买一个不开口，这叫做“闷声大发财”。

木婉清道：“萧大哥，虚竹二哥，你们两位最好和我同去赴宴，那我便什么都不怕了。否则真要动起手来，我怎打得过人家？皇宫之中，乱发毒箭杀人，总也不成体统。”

兰剑笑道：“对啦，段公子要是毒箭四射，西夏皇宫中积尸遍地，公主娘娘只怕也不肯嫁给你了。”萧峰笑道：“我和二弟已受段伯父之托，自当尽力。”

当下众人更衣打扮，齐去皇宫赴宴。萧峰和虚竹都扮作了大理国镇南王府的随从。钟灵和灵鹫宫四妹本想都穿了男装，齐去瞧瞧热闹，但巴天石道：“木姑娘一人乔装改扮，已怕给人瞧出破绽，再加上五位扮成男子的姑娘，定要露出机关。”钟灵等只得罢了。

一行人将出宾馆门口，巴天石忽然叫道：“啊哟，险些误了大事！那慕容复也要去争为驸马，他是认得段公子的，这便如何是好？”萧峰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巴兄不必多虑，慕容公子和段三弟一模一样，也已不别而行。适才我去探过，邓百川、包不同他们正急得犹如热锅上蚂蚁相似。”众人大喜，都道：“这倒巧了。”

朱丹臣赞道：“萧大侠思虑周全，竟去探查慕容公子的

下落。”萧峰微笑道：“我倒不是思虑周全，我想慕容公子人品俊雅，武艺高强，倒是木姑娘的劲敌，嘿嘿，嘿嘿！”巴天石笑道：“原来萧大侠是想去劝他今晚不必赴宴了。”钟灵睁大了眼睛，说道：“他千里迢迢的赶来，为的是要做驸马，怎么肯听你劝告？萧大侠，你和这位慕容公子交情很好么？”巴天石笑道：“萧大侠和这人交情也不怎么样，只不过萧大侠拳脚上的口才很好，他是非听不可的。”钟灵这才明白，笑道：“出到拳脚去好言相劝，人家自须听从了。”

当下木婉清、萧峰、虚竹、巴天石、朱丹臣五人来到皇宫门外。巴天石递入段誉的名帖，西夏国礼部尚书亲自迎进宫去。

来到中和殿上，只见赴宴的少年已到了一百余人，散坐各席。殿上居中一席，桌椅均铺绣了金龙的黄缎，当是西夏皇帝的御座。东西两席都铺紫缎。东边席上高坐一个浓眉大眼的少年，身材魁梧，身披大红袍子，袍上绣有一头张牙舞爪的老虎，形貌威武，身后站着八名武士。巴天石等一见，便知是吐蕃国的宗赞王子。

礼部尚书将木婉清让到西首席上，不与旁人共座，萧峰等站在她的身后。显然这次前来应征的诸少年中，以吐蕃国王子和大理国王子身份最尊，西夏皇帝也敬以殊礼。其余的贵介子弟，便与一般民间俊彦散座各席。众人络绎进来，纷纷就座。

各席坐满后，两名值殿将军喝道：“嘉宾齐至，闭门。”鼓乐声中，两扇厚厚的殿门由四名执戟卫士缓缓推上。偏廊中兵甲锵锵，走出一群手执长戟的金甲卫士，戟头在烛火下闪耀生光。跟着鼓乐又响，两队内侍从内堂出来，

手都提着一只白玉香炉，炉中青烟袅袅。众人都知是皇帝要出来了，凝气屏息，不作一声。

最后四名内侍身穿锦袍，手中不持物件，分往御座两旁一立。萧峰见这四人太阳穴高高鼓起，心知是皇帝贴身侍卫，武功不低。一名内侍朗声喝道：“万岁到，迎驾！”众人便都跪了下去。

但听得履声橐橐，一人自内而出，在御椅上坐下。那内侍又喝道：“平身！”众人站起身来。萧峰向那西夏皇帝瞧去，只见他身形并不甚高，脸上颇有英悍之气，倒像是个草莽中的英雄人物。

那礼部尚书站在御座之旁，展开一个卷轴，朗声诵道：“法天应道、广圣神武、西夏皇帝敕曰：诸君应召远来，朕甚嘉许，其赐旨酒，饮哉！”众人又都跪下谢恩。那内侍喝道：“平身！”众人站起。

那皇帝举起杯来，在唇间作个模样，便即离座，转进内堂去了。一众内侍跟随在后，霎时之间走得干干净净。

众人相顾愕然，没料想皇帝一句话不说，一口酒不饮，竟便算赴过了酒宴。各人寻思：“我们相貌如何，他显然一个也没看清，这女婿却又如何挑法？”

那礼部尚书道：“诸君请坐，请随意饮酒用菜。”众官监将菜肴一碗碗捧将上来。西夏是西北苦寒之地，日常所食以牛羊为主，虽是皇宫御宴，也是大块大块的牛肉、羊肉。

木婉清见萧峰等侍立在旁，心下过意不去，低声道：“萧大哥，虚竹二哥，你们一起坐下吃喝罢。”萧峰和虚竹都笑着摇了摇头。木婉清知道萧峰好酒，心生一计，将手一摆，说道：“斟酒！”萧峰依言斟了一碗。木婉清道：“你饮一碗罢！”萧峰甚喜，两口便将大碗酒喝完了。木婉清

道：“再饮！”萧峰又喝了一碗。

东首席上那吐蕃王子喝了几口酒，抓起碗中一大块牛肉便吃，咬了几口，剩下一根大骨头，随手一掷，似有意，似无意，竟是向木婉清飞来，势挟劲风，这一掷之力着实了得。

朱丹臣抽出摺扇，在牛骨上一拨，骨头飞将回去，射向宗赞王子。一名吐蕃武士伸手抓住，骂了一声，提起席上一只大碗，便向朱丹臣掷来。巴天石挥掌拍出，掌风到处，那只碗在半路上碎成数十片，碎瓷纷纷向一众吐蕃人射去。另一名吐蕃武士急速解下外袍，一卷一裹，将数十片碎瓷都裹在长袍之中，手法甚是利落。

众人来到皇宫赴宴之时，便都已想到，与宴之人个个是想做驸马的，相见之下，岂有好意，只怕宴会之中将有争斗，却不料说打便打，动手如此快法。但听得碗碟乒乒乓乓，响成一片，众人登时喧扰起来。

突然间钟声当当响起，内堂中走出两排人来，有的劲装结束，有的宽袍缓带，大都拿着奇形怪状的兵刃。一名身穿锦袍的西夏贵官朗声喝道：“皇宫内院，诸君不得无礼。这些位都是敝国一品堂中人士，诸君有兴，大可一一分别比试，乱打群殴，却万万不许。”

萧峰等均知西夏国一品堂是招揽天下英雄好汉之所，搜罗的人才着实不少，当下巴天石等便即停手。吐蕃众武士掷来的碗碟等物，巴天石、朱丹臣等接过放下，不再回掷。但吐蕃武士兀自不肯住手，连牛肉、羊肉都一块块对准了木婉清掷来。

那锦袍贵官向吐蕃王子道：“请殿下谕令罢手，免于未便。”宗赞王子见一品堂群雄少说也有一百余人，何况身在

对方宫禁之中，当即左手一挥，止住了众人。

西夏礼部尚书向那锦袍贵官拱手道：“赫连征东，不知公主娘娘有何吩咐？”

这锦袍贵官便是一品堂总管赫连铁树，官封征东大将军，年前曾率领一品堂众武士前赴中原，却被慕容复假扮李延宗，以“悲酥清风”迷倒众人。赫连铁树等都为丐帮群丐擒获，幸得段延庆相救脱险，铩羽而归。他曾见过阿朱所扮的假乔峰、段誉所扮的假慕容复，此刻殿上的真萧峰和假段誉他却没见过。段延庆、南海鳄神等也算是一品堂的人物，他们自是另有打算，不受西夏朝廷的羁縻。

赫连铁树朗声说道：“公主娘娘有谕，请诸位嘉宾用过酒饭之后，齐赴青凤阁外书房用茶。”

众人一听，都是“哦”的一声。银川公主居于青凤阁，许多人都是知道的，她请大伙儿过去喝茶，那自是要亲见众人，自行选婿。众少年一听，都是十分兴奋，均想：“就算公主挑不中我，我总也亲眼见到了她。西夏人都说他们公主千娇百媚，容貌天下无双，总须见上一见，也不枉了远道跋涉一场。”

吐蕃王子伸袖一抹嘴巴，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什么时候不好喝酒吃肉？这时候不吃啦，咱们瞧瞧公主去！”随从的八名武士齐声应道：“是！”吐蕃王子向赫连铁树道：“你带路罢！”赫连铁树道：“好，殿下请！”转身向木婉清拱手道：“段殿下请！”木婉清粗声粗气道：“将军请。”

一行人由赫连铁树引路，穿过一座大花园，转了几处回廊，经过一排假山时，木婉清忽觉身旁多了一人，斜眼一看，不由得吓了一跳，“啊”的一声惊呼出来。那人锦袍玉带，竟然便是段誉。

段誉低声笑道：“段殿下，你受惊啦！”木婉清道：“你都知道了？”段誉笑道：“没有都知道，但瞧这阵仗，也猜到了一二。段殿下，可真难为你啦。”

木婉清向左右一张，要看是否有西夏官员在侧，却见段誉身后有两个青年公子。一个三十岁左右，双眉斜飞，颇有高傲冷峭之态，另一个却是容貌绝美。木婉清略加注视，便认出这美少年是王语嫣所扮，她登时怒从心起，道：“你倒好，不声不响的和王姑娘走了，却叫我来跟你背这根木梢。”段誉道：“好妹子，你别生气，这件事说来话长。我给人投在一口烂泥井里，险些儿活活饿死在地底。”

木婉清听他曾经遇险，关怀之情登时盖过了气恼，忙问：“你没受伤么？我瞧你脸色不大好。”

原来当时段誉在井底被鸠摩智扼住了咽喉，呼吸难通，渐欲晕去。慕容复贴身于井壁高处，幸灾乐祸，暗暗欣喜，只盼鸠摩智就此将段誉扼死了。王语嫣拚命击打鸠摩智，终难令他放手，情急之下，突然张口往鸠摩智右臂上咬去。

鸠摩智猛觉右臂“曲池穴”上一痛，体内奔腾鼓荡的内力蓦然间一泻千里，自手掌心送入段誉的头颈。本来他内息膨胀，全身欲炸，忽然间有一个宣泄之所，登感舒畅，扼住段誉咽喉的手指渐渐松了。

他练功时根基扎得极稳，劲力凝聚，难以撼动，虽与段誉躯体相触，但既没碰到段誉拇指与手腕等穴道，段誉不会自运“北冥神功”，便无法吸动他的内力。此刻王语嫣在他“曲池穴”上咬了一口，鸠摩智一惊之下，息关大开，内力急泻而出，源源不绝的注入段誉喉头“廉泉穴”中。廉泉穴属于任脉，经天突、璇玑、华盖、紫宫、中庭数穴，便即通

入气海膻中。

鸠摩智本来神智迷糊，内息既有去路，便即清醒，心下大惊：“啊哟！我内力给他这般源源吸去。不多时便成废人，那可如何是好？”当即运劲竭力抗拒，可是此刻已经迟了，他的内力本就不及段誉浑厚，其中小半进入对方体内后，此消彼长，双方更是强弱悬殊，虽极力挣扎，始终无法凝聚，不令外流。

黑暗之中，王语嫣觉到自己一口咬下，鸠摩智便不再扼住段誉的喉咙，心下大慰，但鸠摩智的手掌仍如钉在段誉颈上一般，任她如何出力拉扯，他手掌总是不肯离开。王语嫣熟知天下名家各派的武功，却猜不出鸠摩智这一招是什么功夫，但想终究不是好事，定然于段誉有害，更加出力去拉。鸠摩智一心盼望她能拉开自己手掌。不料王语嫣猛然间打个寒噤，登觉内力不住外泄。原来段誉的“北冥神功”不分敌我，连王语嫣一些浅浅的内力也都吸了过去。过不多时，段誉、王语嫣与鸠摩智三人一齐晕去。

慕容复隔了半晌，听下面三个人皆无声息，叫了几声，不听到回答，心想：“看来这三人已然同归于尽。”心中先是一喜，但想到王语嫣和自己的情份，不禁又有些伤感，跟着又想：“啊哟，我们被大石封在井内，倘若他三人不死，四人合力，或能脱困而出，现下只剩我一人，那就很难得了。唉，你们要死，何不等大家到了外边，再拚你死我活？”伸手向上力撑，十余块大石重重叠叠的堆在井口，几及万斤，如何推得动分毫？

他心下沮丧，正待跃到井底，再加察看，忽听得上面有说话之声，语音嘈杂，似乎是西夏的乡农。原来四人挑攘了大半夜，天色已明，城郊乡农挑了菜蔬，到灵州城中去贩

卖，经过井边。

慕容复寻思：“我若叫唤呼援，众乡农未必搬得动这些每块重达数百斤的大石，搬了几下搬不动，不免迳自去了，须当动之以利。”于是大声叫道：“这些金银财宝都是我的，你们不得眼红。要分三千两银子给你，倒也不妨。”跟着又逼尖嗓子叫道：“这里许许多多金银财宝，自然是见者有份，只要有谁见到了，每个人都要分一份的。”随即装作嘶哑之声说道：“别让旁人听见了，见者有份，黄金珠宝虽多，终究是分得薄了。”这些假装的对答，都是以内力远远传出去。

众乡农听得清楚，又惊又喜，一窝蜂的去搬抬大石。大石虽重，但众人合力之下，终于一块块的搬开了来。慕容复不等大石全部搬开，一见露出的缝隙已足以通过身子，当即缘井壁而上，飕的一声，窜了出去。

众乡农吃了一惊，眼见他一瞬即逝，随即不知去向。众人疑神疑鬼，虽然害怕，但终于为钱财所诱，辛辛苦苦的将十多块大石都掀在一旁，连结绑缚柴菜的绳索，将一个最大胆的汉子缢入井中。

这人一到井底，伸手出去，立即碰到鸠摩智，一摸此人全不动弹，只当是具死尸，登时吓得魂不附体，忙扯动绳子，旁人将他提了上来。各人仍不死心，商议了一番，点燃了几根松柴，又到井底察看。但见三具“死尸”滚在污泥之中，一动不动，想已死去多时，却那里有什么金银珠宝？众乡农心想人命关天，倘若惊动了官府，说不定大老爷要诬陷各人谋财害命，胆战心惊，一哄而散，回家之后，不免头痛者有之，发烧者有之。不久便有种种传说，愚夫愚妇，附会多端。说道每逢月明之夜，井边便有四个满身污泥的鬼魂作

祟，见者头痛发烧，身染重病，须得时加祭祀。自此之后，这口枯井之旁，终年香烟不断。

直到午牌时分，井底三人才先后醒转。第一个醒的是王语嫣，她功力本浅，内力虽然全失，但原来并没多少，受损也就无几。她醒转后自然立时便想到段誉，其时虽是天光白日，深井之中仍是目不见物，她伸手一摸，碰到了段誉，叫道：“段郎，段郎，你……你……你怎么了？”不听得段誉的应声，只道他已被鸠摩智扼死，不禁抚“尸”痛哭，将他紧紧抱在胸前，哭道：“段郎，段郎，你对我这么情深义重，我却从没一天有好言语、好颜色对你，我只盼日后丝萝得托乔木，好好的补报于你，那知道……那知道……我俩竟恁地命苦，今日你命丧恶僧之手……”

忽听得鸠摩智道：“姑娘说对了一半，老衲虽是恶僧，段公子却并非命丧我手。”

王语嫣惊道：“难道是……是我表哥下的毒手？他……他为什么这般狠心？”

便在这时，段誉内息顺畅，醒了过来，听得王语嫣的娇声便在耳边，心中大喜，又觉得自己被她抱着，当下一动不敢动，唯恐被她察觉，她不免便即放手。

却听得鸠摩智道：“你的段郎非但没有命丧恶僧之手，恰恰相反，恶僧险些儿命丧段郎之手。”王语嫣垂泪道：“在这当口，你还有心思说笑！你不知我心痛如绞，你还不如将我也扼死了，好让我追随段郎于黄泉之下。”段誉听她这几句话情深之极，当真是心花怒放，喜不自胜。

鸠摩智内力虽失，心思仍是十分缜密，识见当然亦是卓越不凡如旧，但听段誉细细的呼吸之声，显是在竭力抑制，已猜知他的用意，轻轻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段公子，我错学

少林七十二绝技，走火入魔，凶险万状，若不是你吸去我的内力，老衲已然疯狂而死。此刻老衲武功虽失，性命尚在，须得拜谢你的救命之恩才是。”

段誉是个谦谦君子，忽听得他说要拜谢自己，忍不住道：“大师何必过谦？在下何德何能，敢说相救大师性命？”

王语嫣听到段誉开口说话，大喜之下，又即一怔，当即明白他故意不动，好让自己抱着他，不禁大羞，用力将他一推，啐了一声，道：“你这人！”

段誉被她识破机关，也是满脸通红，忙站起身来，靠住对面井壁。

鸠摩智叹道：“老衲虽在佛门，争强好胜之心却比常人犹盛，今日之果，实已种因于三十年前。唉，贪、嗔、痴三毒，无一得免，却又自居为高僧，贡高自慢，无惭无愧，唉，命终之后身入无间地狱，万劫不得超生。”

段誉心下正自惶恐，不知王语嫣是否生气，听了鸠摩智这几句心灰意懒的说话，同情之心顿生，问道：“大师何出此言？大师适才身子不愉，此刻已大好了吗？”

鸠摩智半晌不语，又暗一运气，确知数十年的艰辛修为已然废于一旦。他原是个大智大慧之人，佛学修为亦是十分睿深，只因练了武功，好胜之心日盛，向佛之心日淡，致有今日之事。他坐在污泥之中，猛地省起：“如来教导佛子，第一是要去贪、去爱、去取、去缠，方有解脱之望。我却无一能去，名缰利锁，将我紧紧系住。今日武功尽失，焉知不是释尊点化，叫我改邪归正，得以清净解脱？”他回顾数十年来所作所为，额头汗水涔涔而下，又是惭愧，又是伤心。